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作者、讀者、編者三者之間，怎樣才能更好地「三邊互動」、提高本刊的質量？吳甲豐先生給本刊的信是很好的一例。甲豐先生是本刊第十二期〈士大夫眼中的西方繪畫〉的作者，文章刊出後，他致函本刊，對彩頁安排既有中肯的肯定，又有具體的意見。這些評論和意見，對編者無疑是十分可貴的。

——編者
92.11

編輯先生：

拙文〈士大夫眼中的西方繪畫〉，刊登於貴刊第12期，你們將拙稿的題目和小標題作了修改，我很滿意。總題目尤其改得好。承代為選擇、安排插圖，十分感謝。插圖總的效果很好，約有以下幾個優點。（一）選擇中外古今的畫，形成對比，可為拙文所述作一「形象的參證」，並且在整體上產生一種「蒙太奇效果」，亦符合文情。（二）所選拉斐爾畫的青年肖像，神采奕奕，使人想到「難怪康有為為之傾倒」：版面效果也極好。（三）頁73那幅「十九世紀30年代法國噴水井繪圖」，用以說明「西洋的寫實繪畫手法切於實用即適應現代工商業社會」，很能說明問題。（四）頁78選用梵高的〈枝頭杏花〉，用以表達西方畫家也受到東方繪畫的影響，也很恰當。惜以單色印刷，未能顯出

原作色彩之美。（五）封底那幅為Matisse早年所作，仍是寫實畫風，封三那幅則已超越「焦點透視」的視角，以近乎抽象的點、線構成有節奏感的畫面，說明本世紀初期西方畫家擺脫「寫實傳統」之巨變。這兩幅畫色彩素雅，因而版面效果也很好。

以上所說都是優點，以下還要指出兩個不足之處。

（一）頁68彩圖下，清代孫祜所畫〈雪景〉，是已經受了西畫寫實手法影響的作品。這是一幅「折衷主義」的作品，無論從中國還是西方的藝術標準看，都不是第一流的。這個位置應該選擇一幅元、明、清的文人寫意水墨畫，如此才能符合康有為的思考和筆者的評析。

（二）頁80選畢加索的〈睡眠中的農民〉，作品本身及版面效果，均無可指摘，可惜不符合拙文內容。這幅畫作於1919年，這時已是畢加索創作的「新古典時期」（1917—1924）。這裏不該選取一幅「傳承傳統的西畫」，而應該選一幅「極其反傳統的西畫」，最好是畢氏畫於1907年前後那些「分解形體、極其背離傳統寫實手法」的畫——如此才能符合拙文內容。

尚此即頌
編祺！

吳甲豐 北京
92.10.1

何謂「形而上的山水畫」？

劉國松在中西繪畫方面做出過成績，當年已有許多文章作過評價。今天再來評價，若要避免重複，須寫得更深刻，或提出新的經驗。余光中這篇文章（見第13期——編者），看來令人失望。余光中寫過許多好文章，不是這篇。

余光中寫到劉國松接受西方抽象畫的啟發，形而上地轉化了中國山水畫精神。為何形而上？如何轉化中國山水畫精神？亦不見下文。卻又立即另撰一詞，稱劉國松的畫為「形而上的山水畫」。劉的畫不是抽象畫，我可以理解，但為何即是「形而上山水畫」，我無法從文章中弄清楚。西方人討論中國山水畫時常以「形而上」來定性，赫伯特·里德在《藝術的意義》一書中就談到。他認為西方繪畫乃是表現各種自然現象的種種殊相（例如莫奈在不同時間去畫同一教堂的光色變化），而中國的山水畫，並不囿於殊相，還要追問隱藏在殊相背後的普遍性相，表現宇宙之和諧，因而是形而上學。到了塞尚，西方的畫家也自覺到此點。

文章一開始點出他與劉國松的共同願望，是既不做「孝子」，也不做「浪子」，而是「回頭的浪子」，即兼顧民族性與時代性，融合中西，調和古今的「兼顧論」。但文章沒有談如何融合中西，只是談到劉國松放棄中鋒用筆及淪為公式的皴法，改而結合書法中的狂草。為何放棄中鋒，結合狂草便令畫壇震驚呢？而事實上，中國傳統繪畫中並不是幅幅中鋒用筆，文中提到過的五代畫家石

格以至當代的張大千的繪畫就不是。

余光中的文章認為劉國松的畫把觀者的立腳點提高，遠出於雅士與隱士之上。理由是雅士立於亭台樓閣，而隱士，不過是在近阜低丘，所以看山仍須「昂首舉目」(即仰視)，這只是余光中「想當然耳」的論點。中國畫中的三遠法——平遠、高遠、深遠，實隱含着平視、仰視、俯視。中國畫中這三種視點結合在一畫中的現象，數不勝數，並非余所說的「仍須昂首舉目」的仰視一種。中國畫空間表現的特點，是如鳥在天上飛的「鳥瞰」來形容，鳥瞰當然可以「與群峰相齊，可以平視絕頂，甚至更高、更高，到了俯瞰眾山的程度。」(余文)所以，這種所謂「其地位介乎神與太空人之間」的景觀，並非劉國松所獨尊，更談不上是合乎時代的新視覺經驗。

畢秩 巴黎
92.9.17

小小的民間辦刊熱

日前剛剛去了一次北京，呆了二星期，新近才回來，感觸頗深。近幾個月，上海的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速度驚人，這四個月的發展超過了過去四十年。然而在工商大潮衝擊下，學術文化也多少成為犧牲品，有不少知識分子都棄文從商，不再思考作文了。北京近來也掀起了第二輪經商熱，不過北大、社科院一批學人仍然相互激勵，安心做自己的學問，而且又出現了小小的民間辦雜誌熱，像已出版二期的《學人》，還是頗有風格追求的。中國文化復興之希望仍然

在北京，像廣東、上海沿海諸地，已日益淪為金元殖民地，要等到經濟發展，再回過頭扶植文化、學術，恐怕是二十一世紀的夢想了。

讀者 上海
92.9.16

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論文令人失望

前不久，我讀到了留美中國歷史學會編的論文集《中西歷史論辯集》，收集的是在美攻讀學位的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論文。讀後頗感失望，除劉昶一篇不錯之外，其餘大部分在觀點和史料處理上並無任何突破。該書主編在序言中稱他們在美游學體會最深的是西方學者做史學材料特扎實，這固然有理，體會到這點也與補救大陸80年代學術研究浮躁之弊不無好處。但是，人家西方人的真正絕活還不在此，而是他們綜合人文、社科各學科的學術成果，對歷史形成了一種多元、多視角、多層次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理路，即使是同一史料，在他們的處理闡釋下也獲得了一些新的意義。倘若這種絕活沒有學到，僅僅端正了治學的嚴謹態度，也就大可不必上西方取經，回到乾嘉即行。我想，《二十一世紀》刊登了不少海外留學生的哲學、文學、政治學文章，惟獨少的是研究中國的史學論文，是不是也並非偶然呢？

讀者 上海
92.9.16

說「發揚光大」

第十二期李慎之的〈中國哲學與二十一世紀〉，預測中國哲學將在二十一世紀「發揚光大」，並提出了理由。我們

姑且可以承認中國哲學的主要命題與科學的新觀念「暗合」或「相通」，但也不認為科學會成為中國哲學復興的根據。舉例來說，在中國現代哲學中，新儒家是最能代表復興中國哲學的那種哲學，但新儒家哲學與科學並沒有對應關係。我以為，中國哲學將來能不能「發揚光大」，主要看是否能建立一個完全擺脫政治力量左右的充分自由的思想文化空間。二十世紀50年代後，中國哲學(實際上是整個思想文化領域)被政治意識形態污染得實在太厲害了，產生不出一個哲學家一點都不奇怪。新文化運動的批判傳統與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傳統不能相提並論的根本之點，就在於前者的批判完全是文化自身的批判，而後者則完全是政治力量左右的結果。因而前者並沒有壟斷思想文化的全部空間，其它思潮都有存在的餘地並產生出來。而後者則排斥了其它一切異質物的生存權，哪怕是一種觀點。對儒學維護最力的梁漱溟，對批林中的批孔，完全反對，但他無法站出來，自由地替孔子說話。在思想文化領域，批判反對、贊成弘揚，都是自然的，但最可怕的是它們是來自外在政治力量的強迫。一句話，中國哲學要發揚光大，首先要有重新「純化」過的完全自由的思想文化空間的出現。

王中江 河南
92.9.13

「叛國」是二十世紀中國普遍的文化現象？

讀了董炳月的〈周作人的「附逆」與文化觀〉一文，作者跳出倫理批評的窠臼，從「文化人的生存困境」解讀周氏的附逆，頗有些識見。不過，在

他寫到「叛國」是二十世紀中國普遍的文化現象時，將胡適、郁達夫、白樺的作品作例證，我覺得很為不確。歷史和現實中那些對中國及中國文化牢騷滿腹，以至激烈抨擊的知識分子，大多倒是愛國心最為熾烈的。正因為他們感情過於投入，以至於恨鐵不成鋼，那份強烈的愛心只能以一種相反的「恨」的形式表現出來，當別人給他們扣上一個「民族虛無主義」或「賣國主義」帽子時，內心是很冤的。而周作人在中年之後倒徹底從民族主義情結中超脫出來，以一種世界主義（更確切地說是東亞文化）的立場安身處世。與上述兩種內涵決不相同的「叛國」不能簡單地作類比。

讀者 上海
92.11.3

應該由哲學家來講話

我剛剛看畢〈周作人的「附逆」與文化觀〉，發現它是站不住的，因為作者完全借助了錢理群的分析。當然這問題不見三言兩語就能講清的——其中蘊含着對五四之後文人心態的巨大解碼。這問題很大，根本不是張口閉口「反封建」（反周公還是反魏晉？）所能理會的，必須要由哲學家來講話。

讀者 北京
92.10.14

「改革」的最大限度

昨天讀了〈中國共產黨為甚麼放棄新民主主義？〉，覺得是近年讀到的少有的好文章，便忍不住又要來寫一則讀後感。

這篇文章有相當強的現實針對性，其基本立論——改革的開放不僅僅應是經濟的，

還必須是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正是打中了目前大陸「改革開放」的根本缺陷。與這立論同時凸現的第一層意思（這意思文章本身沒有明說，但讀者卻能清楚地體會），即認為目前大陸的改革的基本設想，仍是四十年前的那一種「新民主主義」的設想，從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中所能推導出的最大限度的「改革」，其實也就只能是這一類。看國外一些「漢學家」談論中國大陸的改革，說了一套又一套，卻常令人感覺言說者對中國「國情」的隔膜。大概中國的事情，還是中國人自己講得比較清楚。

我覺得文章最精彩的部分，是對消滅地主→商品糧短缺→統購統銷→戶口制度、居民委員會→農村基層幹部的合作化傾向→公社合營這樣一個過程及其相互關係、因果聯繫的闡述，這些事我以前都知道，卻從未想到它們之間有這樣一些內在關係。讀了這篇文章，那一段歷史時期的許多疑問，在我真可說是「豁然而解」，覺得非常痛快。當然，上述這些事件之所以會發生，原因相當複雜，即如戶口制度的建立，以後居民委員會之類機構的建立，除了統購統銷的

直接需要，恐怕也還有別的更為深入的原因。還有對經營業主「歡迎」公私合營的描述，我覺得也簡單了一些（相比較而言，有關三反五反和市場萎縮這一節，是全文中較差的一節，這一節要講的事情太多，分析上便有顧不過來的樣子）。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要清晰，便難免要簡化。所以，我仍覺得這一篇是最近幾期刊物中最好的文章。

蕭亮 上海
92.10.28

我們的錯誤和道歉……

第12期吳甲豐〈士大夫眼中的西方繪畫〉一文，頁73、74中「口吻」誤植為「口働」；同期劉東〈中國飲酒文化〉一文，頁125「必上玄酒（脫了水的酒）」中「脫」為「兌」之誤。謹向作者及讀者深致歉意。

第13期頁56下圖版權說明應是：Copyright 1988 by the AAAS, courtesy Harold Kroto & Science (vol. 242, no. 4882, 1988, p. 1140)。謹此更正，並向版權持有者致歉。

更改地址 / 郵誤通知單 Notice of Changes in Address / Lost Mailing

新地址 New Address: _____

郵誤 Subscribed/Complimentary copy lost in mail:
右列各期未寄達 Issues lost: _____

請貼上姓名標籤
Please attach mailing label of your subscription

姓名 Name: _____

日期 Date: _____

請寄回: 香港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二十一世紀
Please send to: Twenty-First Century Bimonthly, CUHK, Shatin, Hong Kong.